裘盛戎・袁世海

徐城北

文化經緯

不久前，報紙上刊登消息：京劇申遺成功。很快就有圖書館找我搞個講座，宣傳一下京劇。我問具體講什麼？答曰臉譜。臉譜我曾多次談過，今天如果爲了弘揚京劇，把它當中的一個元素，優點自然可以講許多，我從前也這樣做過。但在申遺成功之際，如果我近期再談這個問題，則感到難得多了。直接原因就在於：花臉一行最優秀的兩位老人不在了，離開他倆空談的效果肯定是事倍功半。

衆所周知，裘盛戎與袁世海是發小，又是富連成科班中的師兄弟，一個學銅錘，一個學架子，成爲現代花臉行當中的兩大巔峰人物。他倆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在他們各自的戲班裡，有着比他倆更有名的師兄弟們，是他們共同的勞動，組成了京劇一卷卷的壯麗圖景。他倆是花臉，自然都離不開臉譜，尤其是裘先生，他的演唱韻味醇厚，但由於個頭矮小與臉頰瘦削，他上台時時要通過特殊的表演，處處「做大」，讓戲迷不要注意他的臉譜。他採用側身出台等方法，無形中讓自己厚「長」了身軀，通過特殊的發音吐字，增加了自己身軀的偉岸。在袁先生那裡，由於架子花臉是直接要通過臉譜表演的，所以他仔細研究自己每一個人物的臉譜就很細緻。

現在的尷尬是，他們二位都謝世多年，其第一代弟子也多不在了。今天，我們檢驗再傳弟子「是否裘派」，主要靠的唱腔。檢驗「是否袁派」，則要通過看他是否在《紅燈記》中把鳩山扮演得到位了。當然，鳩山是沒有臉譜的，顯然，這種「沒有臉譜的臉譜」是更需要功力的。據說，當年排演《紅燈記》扮演鳩山的第一人選是葉盛蘭，他對此很感興趣，曾認眞做了設計，對此葉派弟子以及家人都是知道的。我甚至想，今天如果把葉先生的種種準備都「開發」出來，讓這些與袁先生的鳩山做一對比。這樣，對我們更深入地理解臉譜，應該是大有好處的。

我說了這許多，無非是想證明這樣一種結論：京劇中的諸多元素，往往與創立並完善過程中與第一代演員同在。開創者下世了，無疑會使得元素有些衰微，但另一方面，京劇的博大又是有目共睹的，往往又能從沒路的地方開闢出新的路徑。

最後總結一下：臉譜再高明也是那一代（幾代）演員創造出來的，人造之物就要爲人物服務。京劇要振興，京劇也已申遺成功，目的無非是把好東西最大程度保留下來，同時再多創造一些新的更好的東西。過去每一位大演員去世，我們想到的總是該流派與家門的問題。今天我們申遺，成功之後發現問題更多，發現某些元素都會有所流失。那麼，如何把流失的財富找回來？如何在空缺中把喪失的東西補齊？顯然，這需要我們的創造性了。

彭家煌的《喜訊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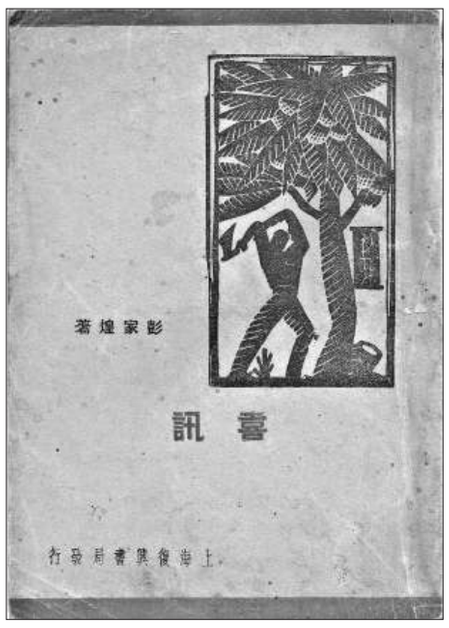
許定銘

醉書亭

提起彭家煌（一八九八至一九三三），大家都會記起他的成名作《慫恿》，這篇圍繞着豬肉買賣行業，來暴露鄉間奸商互相傾軋並壓榨善良鄉民的小說，除了寫得相當不錯外，還因爲它曾被茅盾編選入第一個十年的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・小說一集》中，而受到大衆的重視。楊義說彭家煌「是描繪鄉風民俗的好手，他以憂鬱焦慮的眼光諦視湘中農村，洞悉種種人物的心性，沉實着筆，底氣充足，質樸中不乏爽健的筆力」（見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）是十分貼切的，短篇小說集《喜訊》（上海現代書局，一九三三）中的作品可作代表，尤其用作書名的《喜訊》，以「喜」道「悲」，更見功力。

《喜訊》寫貧農拔老爹和兩個兒子在鄉間艱苦過活，總希望讀過師範，在天津做文職的小兒子島西能匯款回來解困，可惜島西連信也很少寄回來。拔老爹不想人家說他兒子忘本，經常把外地親友寄來的東西訛稱是島西寄回來的……終於，他收到島西寄回來的「喜信」，滿懷喜悅的打開信件，收到的卻是「噩耗」，原來兒子被懷疑爲政治犯，關進牢裡去了。

彭家煌大概也很喜歡這篇小說用作書名，可惜書在十二月初版時，他已病逝了好幾個月，見不到了。另有短篇小說集《出路》（上海大東書局，一九三四）也是在他去世後才出版的。



《喜訊》

阿爾巴尼亞往事

李家忠

往事鈎沉

十一月二十九日是阿爾巴尼亞國慶節。此前大約十天，阿駐華使館的中國僱員打來電話說，佩卡大使邀請我參加阿爾巴尼亞國慶招待會，問我能否出席。我在電話中說，感謝大使的盛情邀請，只因屆時有其他安排，不能出席。請向大使表示節日的祝賀。

佩卡大使是我的老朋友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，我和他一起都在越南河內綜合大學留學。隨後的幾十年中，兩人雖都在各自國家的外交部工作，但沒有什麼交往。此次佩卡大使的邀請，不禁勾起了不少關於阿爾巴尼亞的往事回憶。

一九六一年秋，我從北京大學東語系被派到越南河內綜合大學留學。當時這所大學只有羅馬尼亞、保加利亞、匈牙利、阿爾巴尼亞、朝鮮和中國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留學生，總共不到二十人，都住在同一棟宿舍樓。但由於中蘇關係開始緊張，我們五名中國同學和東歐國家的留學生基本上沒有什麼接觸。而這一年阿爾巴尼亞同蘇聯的關係也已經破裂，這種情況下，阿爾巴尼亞的同學自然便與中國留學生接近起來。當時他們有兩個人，除了佩卡，還有一個同學名叫阿里夫。阿里夫性情活潑，愛說笑話，爲了表示同中國的親近，他甚至和我們住在了同一個房間。

一九六五年春到一九七〇年春，我第一次被派到我國駐越南大使館工作。這五年既是美國侵越戰爭不斷升級的五年，也是中蘇關係日趨緊張的五年。中國大使館的主要工作自然是遵照國內的指示，全力支援越南的抗美戰爭。但在那個時期，我們同阿爾巴尼亞駐越使館的關係也十分火熱。阿館就在中國大使館附近，步行只需五六分鐘。阿館只有三對夫婦，很多方面都需要中國大使館的支援和幫助，有幾件事至今我仍記得很清楚。

阿館受人力所限，沒有電台。兩國外交部商定，阿館同國內的來往電報，都由中國大使館轉發。這樣阿館的機要員每周都有幾次把電報送到中國大使館。中國大使館也指定專人接收並登記簽字。接到阿爾巴尼亞國內的電報後，我們也及時送到阿館。這項工作一直堅持了好幾年。那時中國大使館如有什麼稀罕東西，如從院內果樹上摘下的新鮮荔枝和龍眼等，也都想着給阿館送去。一次中國援越部隊給大使館送來一卡車自己收穫的扁豆，我們便立即給阿館送去一筐。

當時國內有一個十分時髦的說法，即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。還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唱道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。」在這種氣氛下，我們和阿館的來往自然很熱火，而且不拘泥於外交禮節。我的同學阿里夫此時已是大使館的三秘，夏天每到中午，他便自動來到中國大使館游泳、休息。每次前來，事先也不打招呼，我們中午下班時，就看見他已躺在游泳池邊曬太陽。但他畢竟是客人，我們還是要派人陪他，並提供啤酒、汽水等飲料招待，天天如此，搞得很疲勞。阿里夫本人則毫不見外。那時「文革」雖尚未開始，但國內許多優秀電影都遭到了批判，使館的文化生活相當枯燥，周末使館只能反覆放映《東方紅》、《平原游擊隊》、《地道戰》等幾部老影片。儘管這樣，阿館的外交官每周仍自動來到中國大使館看電影，每次走進電影廳，我們都還要鼓掌歡迎。春節時全體館員聚餐，也都把阿館全體外交官請上。

特別要說的是國慶招待會。那時中蘇關係尖銳對立，中方在國慶招待會上的祝酒詞，一定要點名批判蘇修，說它對越南抗美鬥爭的援助是「假援助、眞出賣」。中方點名蘇修的話剛講完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大使等外交官便紛紛退場，以示抗議。這時，中國外交官和阿爾巴尼亞外交官便熱烈鼓掌爲他們喝倒彩。阿爾巴尼亞戰友對我們的做法極爲滿意。招待會結束後，阿爾巴尼亞朋友還要留下來，按照事先的安排，服務人員重新擺上一桌飯菜，中國大使和主要外交官還要同阿爾巴尼亞朋友再歡聚一遍。

七十年代開始，中阿關係慢慢冷卻，到一九七八年徹底破裂，只保留了各自在對方的大使館。八十年代中後期才重新恢復了正常的外交關係。當年中國給予了阿爾巴尼亞無私的和超出國力的援助，我們在河內對阿爾巴尼亞使館所做的一切，都是當時兩國關係的具體體現。我想，佩卡大使邀請我參加招待會，莫非是我這個老朋友也勾起了他對過去的回憶？

蔣介石詩話

陳　章

人與事

本文談的是與蔣介石有關的標準格律詩。

一九〇七年冬，蔣介石獲清廷公派赴日本士官預備學校留學，〇九年，經其浙江同鄉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。當時，作詩一首《述志》寄給表兄單維則：

騰騰殺氣滿全球，力不如人萬事休！光我神州完我責，東來志豈在封侯！

那是個全球殺氣騰騰的時代，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俄國和日本對中國虎視眈眈。該詩雖略輸文采，但平生志向，盡展無遺。還可算是一首不錯的詩。末句是針對他的親戚們存在的封侯拜相的觀念做出的回應。

雪山名勝擅幽姿，不到三潭不見奇。我與林泉盟在夙，功成退隱莫遲遲。

蔣介石的故鄉奉化溪口，有個景色優美的雪竇山，這首詩是一九二〇年冬，蔣氏閒居故鄉韜養時所作。前兩句寫雪竇山奇山異水引人入勝，後兩句表達大丈夫成就一番事業後功成身退、歸隱林泉的情懷。此詩比上述《述志》詩較有文采，但有一點必須指出：將雪竇山簡稱「雪山」太牽強，有歧義。這是蔣介石一時疏忽。其實此句大可改爲「名山雪竇擅幽姿」。

一九二五年二月，蔣介石率軍東征陳炯明，十日，軍至東莞常平，作《常平站感吟一絕》：

親率三千子弟兵，鴟鴞未靖此東征。艱難革命成孤憤，揮劍長空涕淚橫。

此詩前兩句敘事、寫實；後兩句抒發感慨。當時滇粵桂十萬聯軍東征，初戰連捷。但滇軍楊希閔部和桂軍劉震寰部卻爲保存實力而按兵不動。致使蔣介石的子弟兵——粵軍和黃埔校軍付出重大犧牲。這就是詩中「孤憤、涕淚」之由。

一九三五年，中央紅軍長征到達四川甘孜地區，人困馬乏，糧草全無。而四川當時有胡宗南二十多萬裝備精良的大軍，在蔣介石看來，紅軍已瀕臨絕境。不可能鹹魚翻生了。因此他作完圍追堵截以期最後消滅紅軍的部署後。便登峨眉山作逍遙遊了。七月二十七日，作《遊峨眉口占》二首：

一、朝霞映旭日，梵貝伴清風；雪山千古冷，獨照峨眉峰。

二、步上峨眉頂，強消天下憂；逢寺思慈母，望兒感獨遊。

兩首的第二三句均「失黏」，此爲折腰格，還可視爲標準格律詩。

第一首景中寄興，表達身居絕頂的快意。意境不錯，但「朝霞映旭日」一句，有湊詞之弊。第二首由憂國轉而思親，大概想述說忠孝不能兩全吧。蔣介石受傳統文化影響極深，十分在意孝道。據說當年武昌起義爆發後，蔣介石回國參加革命軍，因未經母親同意而中斷了在日本的學業。在率部攻打浙江巡撫衙門的戰鬥空隙時間，還不忘寫信給母親，懇請「恕兒不孝之罪」。

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一日，宋美齡以畫爲蔣祝壽，蔣介石作詩《爲夫人題畫》：

風雨重陽後，同舟共濟時。青松開霽色，龍馬動雲旗。

我們無法看到宋美齡的祝壽畫，但從蔣介石這首極具生活氣息的詩裡，可以看出一對漸入晚境的老夫妻，相親相愛，閒適安恬——半世紀金戈鐵馬，如今只在畫中看了。

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蔣宋聯姻，婚前蔣介石曾向全國徵集賀詩。結果壓卷之作是下面這首詩：

讀罷兵書舞細腰，森森戈戟雜藍橋。英雄蓋世浮雲過，兒女癡情艷雪消。

將將將兵多事日，卿卿卿我可憐霄。伯符手創江東業，應許周郎配小喬。

藍橋，在陝西藍田縣東邊。《史記・蘇秦列傳》記載：公元前三二〇年，蘇秦向燕王講過一個「尾生抱柱」的故事，就發生在此橋。唐代秀才裴航遇雲英的故事，也發生在這裡。兩千多年來，藍橋幾乎就是愛情的象徵。元稹詩云「藍橋春雪君歸日……」，蘇東坡名句「藍橋何處覓雲英……」。上世紀四十年代，美國一齣經典愛情電影，一傳到中國就被譯爲《魂斷藍橋》。當時蔣介石是北伐軍總司令，用「森森戈戟雜藍橋」寫蔣宋婚禮，深得形象思維之道，十分傳神。然更妙的還是末聯。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結合，宋老太太起初不同意，更兼孫夫人宋慶齡堅決反對。蔣介石「窮追不捨」五年之久才抱得美人歸。因此，作者說，三國期間，孫策（字伯符）娶了大喬，周瑜娶了小喬，建立了江東吳國。如今，孫中山娶了宋慶齡，創建了中華民國，「應許周郎娶小喬」——應該讓蔣介石娶宋美齡了。

詩中將孫中山比孫伯符，將宋氏姐妹喻大小喬。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，把上述各種人事關係比喻得如此精妙，實在令人嘆爲觀止。二十年前我在《團結報》讀到這首詩時拍案叫絕：詩詞與典故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，高手根本不爲格律所束縛。該詩作者叫張琴，福建莆田人，前清進士。張琴學識淵博，詩文書畫皆工，有《桐雲軒畫集》、《桐雲軒詩文集》等傳世。

廣州塔（網上圖片）

登廣州塔

延　靜

天南地北

時隔十年，我又來到廣州。特別是這次正當亞運會開幕之時，市容變化之大，令我驚訝不已。

此時北京已經進入初冬，樹木凋零，人氣蕭瑟，但廣州卻滿眼綠色，生機昂然。從機場通往市內的道路兩旁，綠草如茵，鮮花綻放，高大的棕櫚樹，碩大的葉子迎風搖曳。進入市內，幢幢高樓，拔地而起，廣州塔高聳入雲，更吸引人們的眼球。

五十年前，我第一次來廣州。歲月流逝，留在記憶中的，除去狹窄街道兩邊的騎樓和陰雨連綿的天氣外，已沒有什麼印象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騎樓，就是街道兩側的樓房店舖前，有一條長長的走廊，幾乎每條街道如此，我很覺新奇，也嘆服當地人對待天氣的創造。記得一次外出逛街遇雨卻沒有挨淋，更加深我的印象。這次去廣州，現代化的城市中，已很難找到舊城市的遺跡。

亞運會開幕當晚，廣州市沸騰了。坐落在珠江畔的主體育場，佳賓如雲，燈光如晝。開幕式別出心裁，以江上彩船巡遊開始，參與亞運會的四十五個國家和地區，每家一艘大型遊船，選手在船上載歌載舞，加上船上各國風光背景和彩色照明，使珠江頃刻變成斑斕的長河。尤爲引人注目的是，在各國選手入場後，以點燃中國傳統爆竹的方式點燃亞運聖火，引來全場的掌聲和歡呼。此時，隨着聲聲巨響，禮花升上夜空，花樣翻新，彩色繽紛，特別是從流光異彩的廣州塔噴薄而出的煙火，更把每條街道和整個城市照亮。

次日稍有閑暇，我決定去廣州塔一遊。這座塔與地鐵、機場等其他項目一樣，是專爲迎接亞運會而興建的，二〇〇五年十一月破土動工，今年九月竣工落成，十月一日對遊客開放。廣州塔造型獨特，底大上小，中間細腰，呈旋轉上升之勢，無論從任何方向觀賞均無差異。塔高六百米，最高處設天線用於電視發射，四百三十米以下集觀光、慶典、展覽、餐飲、娛樂於一體。這天，可能因爲亞運會剛開幕的緣故，廣州塔的遊客特別擁擠，我耐心排隊等候，約半小時後乘坐觀光電梯，經過九十秒的運行，登上四百三十米高的圓形觀景大廳。隔着巨大的玻璃窗舉目眺望，湛藍的天空下，整個廣州市盡收眼底。遠處，高樓林立，難望盡頭；近處，蜿蜒珠江，腳下流過。亞運會主體育場就在江邊，清晰可見，人潮湧動。其周邊是寬闊的花城廣場和正在興建的博物館、圖書館和歌劇院等代表性建築，這裡將成爲廣州市的文化中心。

說到廣州塔的命名，還有一段故事。在廣州塔即將建成之時，有關方面曾在全國範圍內徵名。當時提出的方案上百個，最後民意較爲集中的有五個，即「廣州塔」「海心塔」「珠水雲天」「珠江麗人」「粵海雲珠」，傳聞「海心塔」曾一度被認可，因爲塔址就在珠江海心沙島一側，易得到一些人的贊同，有人說提名者還得到獎金，不知是否可信。九月底，廣州市正式宣布，經廣泛徵求民意，原被一般市民俗稱的「小蠻腰」廣州電視塔，正式命名爲「廣州塔」。

我曾登上過首爾塔、東京塔、多倫多電視塔，但廣州塔與它們相比毫不遜色，而且在高度上、造型上還略勝一籌。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有地標性建築，廣州當然也不例外，新落成的廣州塔成爲該市的新地標，爲市容景觀和城市現代化程度大爲增輝。

情感城市

唐登瓊

如是我見

有個做消閑雜誌的朋友說，他們雜誌越來越難賣了。究其原因，電視裡「情感訪談」類節目衝擊很大。文字描繪的情感畢竟沒有電視畫面形象生動，而且看電視裡的故事不需要額外掏幾元錢，還可以邊看邊聊天、邊打毛衣，優勢實在沒法比。

按說情感節目的觀衆基本是女人，不過由於許多家庭中女性是「一把手」，把持着遙控器，所以男人有時也不得不被動地陪看。男女有別，我丈夫看了幾起情感訪談，沒被故事感動，卻看出了這類節目的新聞學、社會學價值。

「現在的地方新聞千篇一律，如果不出現地名，你根本不知道正在播的是哪個城市的新聞。倒是情感訪談很有地方特色，不看台標，只看三分鐘內容，我就能知道哪個是東方台，哪個是湖南台、湖北台……」丈夫說。

聽他分析歸納了一番，果然如此。

東方台的情感節目，故事往往很簡單，所有的情感糾葛基本都與錢有關。因爲房子、因爲遺產、因爲雙方薪水差距……

「上海人太實際了，一點人情味都沒有。愛情，這麼浪漫的事情，張口閉口『錢錢錢』，很沒有意思。」他接着說。

其實現在哪個城市又不實際？只不過別處都覺得過分談錢有些「不雅」，唯獨上海人覺得理直氣壯。

湖北人想必多半不愛看這樣的情感訪談，因爲情節太單調了。武漢有本很出名的雜誌叫《知音》，在它的薰陶下，本地觀衆的口味也很「知音」。於是湖北經視的情感節目內容往往一波三折，情節跌宕起伏，內容千奇百怪。上海人的情感糾葛通常動口不動手，湖北人卻常常上演全武行，讓人看得很「過癮」。可想而知，習慣了「麻辣湯」風格，湖北人怎麼會喜歡上海的清淡味道？

湖南衛視的情感訪談風格介乎上海、湖北之間，故事情節有所講究，但也不是大起大落得讓人目瞪口呆。有一點小資味道的評說，可是沒有上海人的小資表現得自然，透着與其他地方國人不一樣的「洋氣」。

衛視時代，新聞、綜藝節目往往贏家通吃，情感節目卻難以做到一家獨大。本地人通常還是喜歡本地台的「情感」，這點與飲食口味相似。

所以，你想了解一座城市，一個地方，其實看看當地電視台的情感訪談節目，就可以略知一二了。

閑逛

李憶君

人生在線

喜歡中國東北是因爲它樸素、自然、寧靜。沒有太多的文化古迹，不像北京和西安，總有太多的遊客，幾乎每個人的心中都裝載着歷史感，爲悼念，爲覽勝，反正都是步履匆匆。而東北，因爲文化古迹少，環境相對寧靜。走累了，隨便找個地方坐下，曬曬太陽，遠眺一下風景，心平氣和，感覺眞幸福。

東北的小城鎮最適合漫步了。你走在街上，漫無目的地閑逛，經常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。而菜市場是最容易被「發現」的地方。我通常都是沿着街走，到了十字路口便往人多熱鬧的那邊去，發現菜市場所在的機率很高；有時是在路的盡頭，有時是向右轉略爲多走一兩百步，有時是往左去，再拐一個彎就見到了。閑逛意味着漫無目的，可以隨時駐足。我通常會在賣水產的攤檔前駐足，看看他們的魚。東北人賣魚，永遠是活的，是所謂的「生猛游水魚」，並很簡陋地養在塑料盆裡，永遠都是盆小魚多，眼看擁擠得都快喘不過氣來了，卻從不見有哪個攤主爲他的魚提供氧氣。嚴格說起來，東北的水產不能稱之爲海鮮，也不可叫河鮮，因爲是江產的，（黑龍江、松花江、烏蘇里江、牡丹江、圖們江！）可也沒聽到過有「江鮮」這個詞。再往下走，慢慢巡視，總會看到一些從來沒見過的東西，端詳半天也看不出所以然。

即使是在異國情調濃厚的哈爾濱和黑河，也都不覺得有多時髦或多洋氣。哈爾濱最熱鬧的中央大街，名店老店薈萃於此，臨街都是玻璃門和落地櫥窗，營業時間從早上直到深夜。街上永遠是人流穿梭摩肩接踵；你隨便推開一扇玻璃門入內，裡面也都是人。如果是服裝店，店堂內必然是鬧哄哄的；如果是藥材店，不是光緒年間開設的，至少也是民國時期的老字號。店員都身穿制服，有的還戴上白色的帽子。賣藥材之餘，也代顧客煎藥；付款後只需到其他的櫃台去轉幾圈，折返回來藥就已經煎好了。店面也不必刻意裝修得古意盎然，因爲店名就已經是塊金字招牌。

那天下午，前往中央大街購書後，忽然想起蕭紅。

在這之前，有研究蕭紅的學者告訴我，今天的紅霞街是以前的商市街，蕭紅與蕭軍當年就居住在商市街二十五號，還領了我去看過。當年的房子是沒有了，臨街的店舖都是後來重建的，有兩層的，也有三四層的，甚至是五六層的。倒是在裡邊，門口不開在大街上的，還有一兩幢是上個世紀初的俄式石頭樓房，雖然都很陳舊了，但還是掩蓋不住它原來的漂亮。俄式房子的特點是精雕細刻，即使是一般的民宅，也都不馬虎；牆壁、門面、窗子、窗台，一般都有雕刻。圖案有的簡約而優雅，有的過於繁複、奢侈，不免俗氣。但是陽台就眞的是漂亮，一律小巧玲瓏，欄杆都是用鐵澆鑄而成，圍成半月形或小長方形，非常精緻。儘管經過風雨剝蝕，綠鏽斑駁，也還是典雅美麗的。

紅霞街二十五號，現在是一家髮廊。門面很大，裝潢新穎而大膽，全面採用黑色，顯得特別與衆不同。我站在街上抬頭眺望裡邊的那幢俄式老房子，剛巧看見頂樓住戶打開窗子，是一個婦女。我們目光相遇，同時互相點頭致意，感覺一切盡在不言中——這畫面會否也將一起融入各自的記憶冊子裡？在若干年後的某一天，忽然記起？